

试论但丁《神曲》的寓言性

雒庆娇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文史部,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它的难懂,一方面是由于它“百科全书”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无所不在的寓言性。其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

关键词: 但丁;《神曲》;寓言性

中图分类号: G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759(2006)04-0158-02

但丁的《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它的难懂,一方面是由于它“百科全书”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无所不在的寓言性。诚如研究者所言:“对但丁来说,寓意的方法不仅是艺术技巧的问题,而且是思索整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世界本身就被认为充满了象征意义,有如一件艺术作品。”

要分析《神曲》的寓言性的特征,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寓言。寓言的诞生,主要就是由于有的道理不便于直说或明说,或者不容易说得明白、动听,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道理。这就意味着,古老的寓言往往存在着“故事——道理”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所谓的“道理”,不外乎就是一些被千万次的生活实践所印证的略带哲理的观念。一般的寓言学者普遍地接受莱辛的定义:“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道德格言引回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上,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的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通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寓言。”可以看出,寓言包括着这样几个组成要素:寓言故事、寓言形象和道德教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寓言性,是看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是否具有载体和寓体性质,即是否通过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和寓言意味的形象,提炼出道德教训。

其一,就寓言故事而言,它是寓言的载体,如一只船,负载着整个寓言的理性价值,寓言是否深邃,与故事的理性含蓄紧密相关。但丁曾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指出诗有字面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的即神学意义上的四重意义,而后面三种统而言之为寓言义,即超越字面的象征意义。而这里所说的寓言故事实际上就是但丁所指的诗的字面义,那么《神曲》的字面义是什么呢?但丁指出《神曲》“就字面意义而论,全部作品的主题不外是亡灵的境遇”。而《神曲》作为一部亡灵的境遇书,作品通过诗人幻游的形式,借助诗人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彼岸世界中亡灵们的生活情景。这个彼岸世界是由地狱、净界、天堂的冥界三境组成,故又称之为三

界故事。但丁笔下的三界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抽象化、寓言化的世界。《神曲》中的故事都有来源,但我们对其中的人物、时间、史实,则不可做刻板的理解,但丁是随取随用,大胆想象的,如果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所谓历史小说的创作、批评方法来“检验”这首长诗,就把整部作品的意义空间缩减到近乎封闭的程度。

地狱是罪人的灵魂的受难所,里面居住着各色各类受罚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是前世造孽的恶人,他们按生前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被置于不同的圈层中,罪恶愈大,堕落的圈层愈深,所接受的惩罚也就愈重。净界是那些罪责较轻、具有悔罪意识、被上帝宽恕了的亡灵进行忏悔和赎罪的地方,也是进入天堂前,根除欲念、净化灵魂的修炼之所。但丁的天堂是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充满了光明与爱,比中国神话中金碧辉煌的天堂显得既空灵又高远,只有那些心怀仁爱、积有善德的君子、圣人方可享受天堂的永世之乐。这表面上看似繁芜的故事情节、人物遭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故事的反复演绎而已。三界中涉及的人与事不知有几多,虽众多的故事细节各不相同,但是就叙事功能而言,这些故事却又是类似的。地狱中的灵魂都经历了从犯罪到惩罚的过程,《净界》和《天堂》则遵循了过失与赎罪、善与永生的结构原则。三界故事虽是以冥界三境中的亡灵们的境遇写成的,包容了地狱、炼狱与天堂三个平行的支故事,但此三者并无直接的关联,而是彼此隔绝着的世界,它们分别只与现实世界发生着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人对亡灵境遇的描述中看出,这个现实世界对于亡灵们的此在来说,它是一种前在,对于身处于现世或此岸世界的读者而言,亡灵们的世界又是一种来世、一种彼岸。此岸与彼岸,今世与来世虽是不共戴天的两岸世界,但它们具有因果联系,彼岸的苦乐全赖今世的行为,造恶者堕入地狱遭受万劫不复的苦刑,向善者荣升天堂永享光明与幸福。前者是因,后者为果,罪与罚、善与赏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但都统一在善恶因果报应的

收稿日期: 2006-10-26

作者简介: 雒庆娇(1972—),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基督教学说中。自然,这一故事所负载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但丁曾经这样概括说:“从寓言来看全诗,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正的奖惩。”由此可见,他所侧重的“寓言意义”显然是蕴涵了善恶选择及其道德指向的,但丁带领我们游历的宇宙三界,即是一个“通过寓意来不断建构的道德世界”。那么,这样一个宏伟的寓言世界到底用什么样的寓言形象和方法才能建构起来呢?

其二,就寓言形象而言,它是寓言的寓体,一则寓言的基本寓意都是通过寓言形象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一则寓言是否生动隽永,流传后世,与寓言形象的塑造紧密相关。中世纪的传统寓言形象大多选用自然界的动、植物为载体。中世纪的人把自己充满灵感的眼光放在自然界的动物上,发现了铭刻在自然界和动物上的宗教法则。中世纪的思想吸取了早期东方人对奇珍异兽的想象,而这些奇珍异兽在贫乏的现实世界中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但丁把它放在梦幻中,如气氛阴森恐怖的《地狱篇》,里面就充斥了许多怪兽的形象。使主人公但丁最为惊恐的怪兽是第八层地狱的守护者野兽格吕翁,“它的面孔是正直人的面孔,外貌是那样和善,身体其余部分完全是蛇;它有两只一直到腋下都长满了毛的有爪子的脚;背上、胸部和左右腰间都画着花纹和圆圈儿。”这个诡异的形象是欺诈的化身,正直的面孔、邪恶的蛇的身体、加上象征种种阴谋、诡计的花纹和圆圈儿,处处都象征欺诈者的特征。像这样的动物意象在《神曲》中俯拾皆是。

在《神曲》众多的寓言形象中,最突出的是维吉尔和贝亚德的形象。这两个人物不象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那样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去尽其所能地获得似真性效果,而是甘于在“简化”的生活情境中有意“放大”其假定性特征。但丁是出于对维吉尔的崇拜和热爱,把他作为地狱和净界的向导,并予以极高的赞美。他赋予这位古罗马诗人以崇高的使命,用他象征智慧和理性,用他带领自己游历地狱和净界象征人凭理解力和判断力认识罪恶的后果,从而悔过自新,通过锻炼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但维吉尔属“邪教”之列,在中世纪,异教徒是遭诅咒的。而且教会要求的是温驯的虔诚,而不是清醒的理性。但丁以异教文化作为人走向完善和美的起点和基础,以理性和智慧作为人获得现世精神生活提升的引导,这一切都迥异于中世纪的传统,所以,维吉尔是完全“但丁式”的寓言形象。贝亚德这一寓言形象的私人色彩更为浓厚,但丁年轻时曾经爱上了一位名叫贝亚德的女子,在《神曲》中贝亚德象征信仰和神学。她引导但丁游历天国,最后见到上帝,象征人通过信仰的途径和神学的启迪认识最高真理和至善,获得永生的幸福。贝亚德既是但丁少年童真之爱的积淀,也是他晚年精神自救的宗教信仰的象征,是童真之爱与信仰之爱二者的象征。

其三,就道德教训而言,它是寓言的本体,是由寓言故事、寓言形象引述生发出来的道理。如果说《神曲》作为寓言故事是一部关于亡灵彼岸世界的境遇书,那么它的道德义则

是现实世界人类如何走出困境的启示录。前者的三界构想搭起了整个《神曲》结构的基本骨架,它为但丁陈说对人类和世界的看法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因为在寓言故事里诗人已不再是亡灵境遇的目击者和故事的叙述者,而成为故事角色的主体,由亡灵而诗人,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得故事的叙述范围,由原来的冥界三界前延到现实世界。森林——地狱——净界——天堂构成了寓言故事的基本情节,同时,它也使充满神秘幻想的彼岸世界、宗教故事转化成了富于哲理沉思的现实社会的人生寓言,因为诗人的实体形象和现实世界的身份可以使抽象的观念和说教有了具体可感的依附对象。这一结构不仅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社会乃至人类历史苦难遭遇的生动描写,也是对其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抽象概括。同时它也表明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难免会走弯路,犯错误,会伴随着数不清的失败与教训、痛苦与不幸,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只要人类不断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不断地探索进取,百折不挠,那么,人类就一定能够超越现实的种种困境,阔步迈向无限美好的明天。在《神曲》中,这些道德教训的揭示是通过圣彼得考问但丁关于信仰的问题(《天堂·第二十四篇》)、圣雅各考问但丁关于希望的问题(《天堂·第二十五篇》)、圣约翰考问但丁关于仁爱的问题(《天堂·第二十六篇》),但丁执地有声的回答就是对人类最好的道德教训。

由此可见,但丁利用寓言方式于弹指之间就能把艰深的奥义播扬到俗众之中,似乎《神曲》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善恶报应”的故事讲述一个深刻哲理的寓言,那“简单”之中其实又隐含着无限的玄机。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神曲》的寓言性,就体现在长诗对寓言之“简单”精神的借用上。寓言这种文体形式所具有的“理性美”,无疑为我们从艺术性角度把握《神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家,但丁以“诊断”时代、社会的病症以“疗救”之为创作动力,其清醒的理性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但丁显然又不仅仅只追求诗歌的思想性,“理性美”正是《神曲》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的具体体现。其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

注释:

彭青青.《神曲》的象征特色[J].湖南政法学院学报,2002(2):57.

吴秋林.寓言文学概论[M].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87.

特伦斯·霍克斯著,高病中译.论隐喻[M].昆仑出版社,1992:24.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68-69.

但丁著,王维克译.神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81.